

思想者

国际副刊
专刊华夏日报社主管主办 2025年7月18日 星期五 本期共4版
刊头题字：谭谈 | 国际标准刊号：ISSN2521-0289 | 数字报：szb.cmpvip.com主编 | 艾华林
副主编 | 郭园

《思想者》杂志征集稿件

《思想者》杂志是由华夏日报社主办，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文读本，于2023年6月创刊，杂志宗旨为“见证时代，拒绝平庸”，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。

《思想者》杂志为季刊，主要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、知名

媒体负责人、调查记者、知名学者等。

征稿对象

海内外作家诗人、学者、评论家、媒体记者等。

都市寓言与精神返乡的诗意书写

——评高旗诗集《深圳谣》

■ 刘桃德（深圳）

五月初，去宝安创业路的一家面馆，参加诗人高旗的诗集《深圳谣》分享会，很是奇特。深圳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此，生活是吃面，生活也是诗歌。天堂是图书馆的模样，也可以是面馆的模样。

分享会现场，高旗亲自签名赠送墨香四溢的诗集于我。这些天，我静下心来，终于阅读完了整本诗集。《深圳谣》是高旗数十年诗歌创作以来的第一部诗集，全书分为八辑，是诗人的艺术总结，更是他诗歌写作的辛勤结晶。

在《深圳谣》序言开篇，唐小林老师直指深圳“只适合搞钱”的世俗偏见，以“诗人最多的城市之一”的反常识判断，瞬间将读者拉入当代文学与城市文化的交锋现场。而我们所认识的诗人高旗，应该是一个潜心写诗，并且真正将诗心融入生活的诗人。通过他的诗集《深圳谣》就可以一窥全貌。

在当代中国诗歌的版图中，深圳始终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符号。诗人高旗的《深圳谣》以双重身份介入这一复杂的城市肌理，既是外来者的凝视，又是归乡者的低语。这部诗集以深圳为经纬，编织出一张交织着现实与隐喻、漂泊与扎根、物质与精神的诗歌网络。透过那些精确如手术刀般的意象和沉郁顿挫的节奏，我们得以窥见一个诗人如何在高速运转的都市齿轮中，为灵魂寻觅栖息地。

深圳的移民属性，在高旗作品中被解构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生命状态。在《迁移》一诗中，“户口、气候、视野、维度”的位移，暗示着身份认同的流变。诗人将移民的迁徙比作“尘埃的命运”，在《追梦人》中，那些“删除往事”的寻梦者，像“一波接一波登录的页面”，在城市的服务器中不断刷新存在。他们既是城市建设的“人肉干电池”（《电池》），又是被资本逻辑规训的“浅海鲨鱼”（《鲨鱼》）。

然而，高旗并未止步于对生存困境的控诉。在《种子》中，留守儿童信件成为“浇灌南漂梦芽”的隐喻，揭示出移民叙事中更为隐秘的情感结构，对故乡的背叛与眷恋始终如影随形。当诗人发现“深圳二十七克”已足以与“故乡二十八克”抗衡时（《深圳谣》），一种新的身份辩证法悄然浮现：移民的“落地为兄弟”不再是乌托邦式的口号，而是在“普通话与方言的夹生”中，完成对故土与新城的精神考古。

高旗就是做石材生意的创业者。作为“石材词汇装饰的城市客厅”（《石材词汇装饰着城市客厅》），深圳的现代化进程被高旗赋予强烈的物性特征。地铁成为“钢铁精灵”（《时光的隧道》），集装箱堆积成“词汇的仓储”（《词汇一样的集装箱堆积盐田港》），写字楼里的人们“浸泡在互联网的深蓝”（《地铁的使命》）。这些冰冷的物质符号，在诗人的笔下呈现出诡谲的生命力：它们既是现代性的纪念碑，又是吞噬人性的黑洞。

当商业区的喧嚣覆盖教堂唱诗班的圣咏，诗人发出诘问：“万千广厦间，可有避世旅馆？”答案或许藏在《红树林印象》的生态图景中：野鸭、贝壳与鸥鸟构成的“民谣梦境”，与都市的“呛鼻气味”形成尖锐对峙。高旗以生态主义视角解构城市神话，在《清洁城市的肺》中，台风摧毁的不仅是建筑，更是“潜伏在下水道的良心”。这种对物质文明的批判，唯有在摧毁中，才能照见被遮蔽的生命本真。

一方面，诗人以“时间的齿轮”（《时间的齿轮》）、“淬炼”（《时光的淬炼》）等工业意象，展现现代性对生命节奏的碾压；另一方面，他又在《时间的云梯》《荒料》等诗中，将时间重构为轮回的容器。父亲退休后“像倾斜的逗号”般远航（《远航的父亲》），暗喻着个体生命在时间

链条中的断裂与延续；而大理石的光芒“漫过星辰”（《大理石的的光芒》），则试图在物的永恒性中安顿易逝的肉身。

高旗的诗歌语言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。口罩成为“白茫茫的障碍”（《口罩的障碍》），宠物狗“没有奴性”（《无奴性的宠物狗》），而“洛阳纸贵”的退休金与诗歌价值形成反讽（《洛阳纸贵》）。在形式上，《短诗一束及俳句》借鉴日本俳句的凝练，如“高铁站扎堆 / 踏上春节的雪橇 / 故乡在导航”，三行诗浓缩了春运的集体乡愁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对科技词汇的诗化改造。当“6G、无人机、AI”闯入抒情语境（《地铁的使命》），当“刀片电池”与“青春细胞”形成互喻（《电池》），诗歌不再是与技术对立的孤岛，而成为反思异化的镜鉴。这种语言策略，与深圳“热带雨林”般的创新生态（《热带雨林》）形成文本内外的共振。

高旗的深圳，终究不是规划图纸上的超级城市，而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复合体：它既是“石材样板垒满的办公室”，也是“梧桐山云雾泡开的茶盏”；既是“集装箱堆积的欲望表情”，也是“大沙河丝绸般缠绕的乡愁”。当诗人在《荒料》中写下“从鸿蒙到奢石”的蜕变史，我们终于读懂这份城市寓言的终极密码——所有被时代定义为“废弃料”的生命，都将在诗歌的抛光中显露出玉的质地。

在高旗的笔下，深圳既是地理坐标，更是精神原乡。当诗人“站成一棵秋枫”（《站成一棵秋枫》），与植物保持“一个街区的距离”时，他完成了对都市生活的超越性书写。这种书写不是逃逸，而是以诗歌为“灵魂的邮筒”（《灵魂的邮筒》），在物质与精神、异化与本真、流逝与永恒的张力中，建构起属于移民一代的精神返乡之路。

一部寓意丰繁而难穷其妙的悬疑小说

——读温文锦《鹤形寓言》

■ 凌之鹤（云南）

在山中，我见过柱状的鹤。
液态的、或气体的鹤。
在肃穆的杜鹃花根部蜷成一团春泥的鹤。
都缓缓地敛起翅膀。
我见过这唯一为虚构而生的飞禽因她的白色饱受了拒绝，而在
这末世，长出了更合理的形体
——陈先发《养鹤问题》

在你漫长的阅读史上，是否曾有这样一部小说：它既没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，也没有特别惊艳精彩的叙述，但它却能够一直深情缠绵地吸引着你往下读——尽管越读越感觉一头雾水，你根本无法想象小说可靠的走向，但你却欲罢不能，就像亟待侦破一桩惊天大案，只希望能尽快看到

期待的结局；而当你读到小说的最后一页，竟感觉依然不得要领，不能得出明确的答案。掩卷省思，恍若做了一场大梦，你清晰记得梦中经历的诸多细节，但若真想解析这大梦所蕴藏的丰繁寓意——却必须整合个人此时的阅历、经验及现实生活处境，方能有所领悟吧。坦诚说，但未必就真的会豁然有所收获。这是我阅读

温文锦荣获第三届“凤凰文学奖”提名奖的首部长篇小说《鹤形的寓言》的基本感受和体验。

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”。鹤在中国古人心目中属于“一品鸟”，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教观念中有着崇高而神圣的地位。它翩然高翔，逍遥自由的仙风神姿形象，跟仙道和人的精神品格有着紧密的互喻关系，在遥远的古代即是精神图腾，其地位仅次于凤凰，素称“仙鹤”。在我国固有的九类鹤之中，最负盛名的是丹顶鹤，它是长寿、吉祥和高雅的象征。古人喜欢将形象俊逸、品格高洁的文人雅士称为“鹤鸣之士”。

《鹤形的寓言》以仙鹤为潜在的“主角”，讲述人工造鹤、鹤消失和寻找鹤的故事，其寓意何在？“该去找鹤君了”——小说封面上这句如晴空一鹤独飞的醒目话语，诚如一声清亮的鹤唳，既是先生给“我”的指令，对读者来说，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句富有魔力的诱语，虽不知道“鹤君”是谁，所指究竟是真鹤还是某人（或是失落的理想世界），亦不晓得此君是男是女，TA又在哪里，被一连串悬念吊足胃口的我们确实也迫切地想一探究竟。

该小说郑重地分为“前传”“正篇”两部分。在“前传”中，“我”作为一名牧鹤者，受先生之命，寻找关于鹤工厂的账本。控制着鹤工厂并掌握着账本的盲人，却要求我寻找鹤翅最初的来源。先生让我找账本，其意仿佛是要探寻鹤工厂的什么秘密；而盲人让我寻找鹤的下落，是想搞清楚鹤族衰败和湮灭的原因，他相信“没有鹤就没有繁华”，他希望重返鹤的时代，重现鹤式繁华。何为鹤的时代？鹤式繁华是怎样一种景象？盲人对此只是简单而含糊地追忆了过往：“鹤式繁华在那个时代流传了很久，当年每个士大夫家里都豢养着鹤，鹤则任意地在人间游走，从这位士大夫门下云游至另一位士大夫门下，甚至栖身于寺庙，与僧人们一起羽化成仙。”乍听起来，这说得仿佛是诗酒风流的魏晋逸事。当然，按现代时髦的生态理论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那是人鸟和谐共生的繁华盛世。出乎意料，匪夷所思，鹤工厂的鹤，并非我们常识里来自鹤卵的孵化品，而是模式化生产的人工制品——至于用什么样的科学技术赋予这种精灵生命，使它们和原生鹤从长相到气息上均毫无二致，这似乎是鹤工厂的天字号机密。因为鹤工们都与厂方签订过保密协议。鹤工厂的出现和存在这种浪漫想象，俨然基于鹤类日渐减少的现实。用盲人的话来说，“人类与鹤同呼吸，共命运——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后，鹤恐怕已经消亡了。”这是盲人的忧虑，也是小说中鹤工厂隐秘存在的理由，更是宇文他们追寻鹤君的动力。寻找鹤（或某种理想甚至只是美好的事物），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小说叙事推进的源动力。

在“正篇”的开头，我们发现存在上百年的鹤工厂竟然改建成了儿童乐园。因为“鹤君离开鹤工厂后，整个鹤的现实世界开始倾斜”。先生因此特命由牧鹤者转业为摩天轮驾驶员的宇文去找鹤君。此时，我们难免诧异地发现，就连发布寻鹤指令者其实也不知道“鹤君”的真实身份：“但我们要做的是搞明白鹤君究竟是何许人也，鹤君究竟去往何处，倾斜的世界是否能得以恢复。”

据我的阅读感受，《鹤形的寓言》端然是一部好看却不易读懂的小说。与众多的通俗类型小说相比，它赫然标明并且特别强调这是“鹤形的寓言”，所谓鹤形，我们或许能勾勒出大概的样子，大约也能揣测出几分鹤之象征 / 隐喻所指，倘欲深刻领会这寓言之深沉寓意，恐怕就要大伤脑筋了。

确实，从这部书封上标注为“迷狂、慌下转 12 版

责任编辑 | 叶桂秀 校对 | 卢路